



讓2146塊閱讀明鏡發光發亮——

關於讀書會與閱讀運動的隨想

◎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／向 陽

去年冬天，一位多年以前在日本東京開會時認識的朋友打電話給我，說天母有一群朋友組了一個讀書會，大約每週聚會1次，選擇專書，進行討論研讀，讀書會希望我去為她們上些課，主要是現代詩的研討。這位朋友已經多年未見，我不忍拂逆她的好意，因此答應每個月找一個週四下午，花兩個小時時間，帶她們一起閱讀現代詩的經典作品。我問這位朋友，讀書會成立了多久，找過哪些作家，如何進行閱讀與討論，她詳細地告訴了我，原來讀書會已經持續了好幾年，她們主要是家庭主婦，只有一位男士成員，由於對現代文學有興趣，也有創作經驗與動力，因此除了閱讀之外，也找詩人到聚會場所與她們進行討論交流。過去已經去上課的詩人有羅智成、陳義芝……等。她們曾經用過的讀本，有一本是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、奚密和我合編的《二十世紀台灣詩選》，但尚未充分研討，因此我們敲定用這本詩選當教材，選擇其中大家有興趣的詩人作品進行研討。

上課的第一天，我就發現這群朋友對於現代詩具有相當的熱情和概念。她們提供給我的創作，在一定的水準上，對於現代詩人與詩壇的瞭解也相當深刻，他們關心詩、喜歡詩，也寫詩，我們的討論，互動而熱烈，有時我聆聽幾位朋友發表對某一首詩作的高論，竟彷彿回到了年輕時代與友朋在咖啡廳談詩論藝的場景。這樣的讀書會，讓我感覺到文學似乎尚有可為，尤其像現代詩這樣「冷門」的文類，這樣被歸屬於年輕人喜愛的文類，依然存在於天母的這個讀書會中，參與的十來位朋友，年齡都在30歲以上，其中幾位年紀與我相當，對於七〇年代甚至更早文星書店版的現代詩集都耳熟能詳，並珍藏至今。與她們每月一會，談現代詩，說詩的象徵、結構和語言的操作，也就不覺得辛苦。聚會的場所，在天母一家咖啡廳內，環境清幽，老闆親切，品味咖啡、神遊詩境，別有趣味。

我不曉得全臺灣有多少類似天母讀書會這樣的閱讀團體，也不瞭解這些讀書會如何運作，不過從行政院文建會的網路上看到的統計（民國89年8月的統計數字），讀書會總數已經高達2,146個，其中臺北市就有362個，天母讀書會只是其中之一。由這個令人驚喜的數據看，國人的讀書風氣和閱讀興趣，還是很可觀。假設這些讀書會每月讀一本書，每會假設20人，人人1冊，則每月就有42,920人讀書，有42,920冊書籍被閱讀，這樣的閱讀稱之為「運動」就名副其實了。不過，以我對出版市場的瞭解，情



況似乎不這麼樂觀，尤其這幾年來，出版市場（包括大型連鎖書店）的營運都已警訊頻傳，部分文學專業出版社甚至停止營業（如「純文學」）、或者降低每年出版冊數與出版量（如「爾雅」），多數出版社的庫存與退書量都相當驚人。出版市場的相對「寒冷」，對照全國讀書會的相對「熱絡」，我們的閱讀風氣和習慣是不是可以稱之為「運動」，又令人不能不多所保留。

讀書會與「閱讀運動」之間的關聯性，因此值得探討。閱讀運動，顧名思義，是鼓勵國人讀書、買書，以促進閱讀風氣，提升文化環境，並刺激閱讀消費。當讀書成為每個人的興趣和喜好時，人文氣息的提高、文化環境的改善，便水到渠成。讀書會的組成，基本上就是愛書人俱樂部的形成，一群朋友透過閱讀，交換心得，引發討論與共鳴，進而提升心靈成長、增進相互瞭解，這在離開學校、踏入社會之後尤其難得。因此，讀書會如果能夠採取比較系統性的「計畫閱讀」模式進行，每年開列有系統的閱讀書目，循序漸進，則一兩年下來，成員的知識和內涵的增進，必然大有進境；此外，如果讀書會成員的閱讀興趣相近，閱讀計畫尚可採取專門領域導向，擇定某知識領域（如天母讀書會會擇定現代文學），不定期或定期延請專家或作家，發表相關演講或帶領討論，則在專門知識領域用功既深，日久也能成專家。如此一來，全國2,146個讀書會如同一座閱讀大學，每個讀書會是一個科系，有人研讀文學、有人研讀民俗、歷史、財經……，在這股風氣之下，各不同類型的出版社也勢必受到鼓舞。假設2,146個讀書會當中有10%興趣是閱讀文學，依每個讀書會20人保守估計，就有 $2146 \times 10\% \times 20 = 4,292$ 人在閱讀／購買文學類圖書，這對寒冷的文學出版市場多少會是一股助力（當然，相信人數絕不止於此）。讀書會發揮了閱讀與購買好書的功能，像樣的閱讀運動就自然出現了。

此外，我在帶領天母讀書會時，也曾建議這些喜愛閱讀與寫作的的朋友，將自己創作的作品集結起來，印刷成冊，每3到6個月，最少每年出版一本成員的作品集——閱讀運動如果只有閱讀而沒有寫作，一如只有觀摩而缺乏實踐，吸收還是有限。我在大學教過一班「報導文學」班，規定學生每週必須閱讀一篇報導文學的論文、或佳作，閱後寫心得500至1000字，期末則交出一篇報導文學創作，並由班上同學組織編輯委員會，將同學作品收集、編輯，然後出版成書，每個同學就都成了這本書的作者，期末最後一天出書時，全班師生分享出書的喜悅。學生們經過這一年，每週閱讀，期末創作，出版的整個過程，對於報導文學的閱讀、鑑賞與寫作都能因此親身經歷，學習效果好，興致高，懷念也多。讀書會的成員雖然多數白天仍有工作，但只要有人分擔，定期編印出版作品集，將成員作品編輯出版，那就不但人人讀書，也人人都寫作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透過閱讀之後的寫作歷程，知識吸收更能進入心靈；透過作品出版，會更珍惜文字、並為讀書會建立一種高度認同感和文化傳承感。如此以繼，閱讀將不只是「運動」，也會是「涵養」。

除了以讀書會對閱讀運動可以產生助力之外，我也深深覺得，閱讀運動的普及有



賴出版社和作家的投入。目前國內出版社多有讀友或會員制度（雖然鬆散，只成為單向的寄發書訊或DM名單），出版社應該積極些，多舉辦提供讀友或會員參與的讀書活動，定期交誼或交流，來增加出版物的閱讀與消費人口——不過，正如前述，書市蕭條，蕭條帶來萎縮，萎縮則又無法也無力辦理類似活動——如果此法行不通，則出版社何不主動聯繫這2,146個讀書會，提供讀書會每月出版資訊、導讀，將其中閱讀興趣與出版方向接近的讀書會納為貴賓，提供較大折扣購書優惠，協助讀書會洽商旗下作家蒞會指導或演講，以建立書香情誼，則分散全國的讀書會就形如出版社的分支書店與閱讀室，也有成為出版者「友情鼓勵」來源的機緣。出版社從傳播書香、或者從開拓市場管道的角度，都有必要積極接觸這些讀書會。

讀書本來是個人的事，但與同好分享閱得心得，共同成長，也是人生樂事，我在帶領天母讀書會的朋友的過程中，深有這種感覺。儘管目前臺灣閱讀風氣仍然不夠普及，讀書、買書的習慣也遠低於看電視、電影、聽音樂，然則只要還有人愛書，喜歡閱讀，互享閱讀的喜樂，這個社會就不至於低俗、沉淪。分散在臺灣各地的2,146個讀書會，就是臺灣的2,146塊明亮的鏡子，只要這些鏡子發出更大的亮光，就會有智慧與愛，如天光雲影，護佑這塊寶島。

L&L

